

宫白羽
著



十二 金錢鏢

中

探风、传警、改道、遇劫、拼斗、失鏢、寻鏢……一幕幕侠盗争斗，如演在目；一句句鏢行声口，如闻在耳。读之如入江湖。



岳麓書社

十二 金錢鏢

中

宮白羽
著



岳麓書社·長沙

作者简介：

宫白羽，本名宫竹心，山东东阿人。20世纪20年代初受鲁迅指点，发表了多篇创作、翻译作品，被誉为“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”之一。小说作品主要有《钱镖四部作》《偷拳》《黄花劫》《摩云手》《剑底惊螟》《青萍剑》《绿林豪侠传》等。

第二十一章

探庄图刺麻雷被拳毆 登车避贼寡姑爭前路

肖承泽伏在鸿升客栈第三号店房，偷窥隔壁贼人。这隔壁四号房的灯烛是点着了，肖承泽调转身子，借灯光向内窥看，连调换了几个板缝，才窥见屋中四个人的两个侧面，竟都不认识。那个说话操庐州口音的人，虽没有看见面貌，口音却越听越耳熟。

屋中人扯东拉西，七言八语，忽而话题渐远，谈到别的事上去；忽而又说到白昼下乡踩探时，碰见了一个美貌的村妇，小手小腿，长得很甜净，就是脸上有黑点。说着说着，没有正经的话了。姚焕章直到这时，还没有吃饭，有些饿了，暗中来扯肖承泽，要唤他一同出来用饭。肖承泽却关切着寻仇大难，早把饿忘了，只是聚精会神地偷窥、窃听。正继续听着，隔壁忽然门扇一响，从外面又走进来两个人。一入屋内就说道：“你们访得怎么样？访出实底来没有？”

那床上躺着的人爬起来说：“怎么你们二位才回来？我们已经访完了，就住在柳林庄北黄家村内，老东西已经死了。现在咱们该商量商量了，咱们是明天回去报信去呀，还是在这里等？现在事情有变了，计老二第一个要的是老家伙的瓢，肯出三千两的重价，可惜现在过迟了。……”那刚进来的人说：“是呀，我们也访明了。老家伙死了，还有小家伙在。就是那老家伙，人虽然吹灯了，可是他那块臭肉……着啊，你们可访出老家伙的灵柩放在哪里了么？”那桌旁坐着的人愕然说道：“这个却没有打听。”

那刚进来的人似很得意，说道：“大侄儿，你们还差得远呢，老叔却访出来了。老家伙的活瓢，计老二肯出三千。死瓢我只找他要半价，二千两不贱卖。得了钱，这一笔可不能大伙分，是咱刽子手一个人独吞。”

那刚进来的另一个人立刻发话道：“你别不讲理。……”那个叫刽子手的忙说：“别着急，有你的份。咱俩二一添作五，好不好？”

只听又一个人说道：“总共讲的五千两包总，路费实报实销，犒劳在外。这五千两乃是把李家大小十几口都算在内的，你拣了这么一个死瓢，就硬要二千两。剩下三千，教我们大家分么？那不行，你得讲理。好汉作事，要讲究天理良心。”这“天理良心”四个字，几乎把肖承泽气得出了声。

屋中人纷纷谈论，唧唧争执。内中一人打断了众人的话，悄然发言道：“咱们先别吵，现在天气还早，说话小心一点……”一语未了，竟有人嗤之以鼻，道：“吓死我也。……”

又一人道：“别乱别乱！依我说，咱们现在先说定了，到底在这里坐等，还是一同回去报信，还是分一两个人前去报信？听那计老二说，李家不扎手，可是李家住着一个帮闲的人，叫什么肖承泽，都说这小子手底下有两下子。况且一个做知府的家眷，不能说连一个看家护院的人都没有，咱们不要大意了。到底是等擎天玉虎来了再办，还是咱们这就办呢？”

又一人嘻嘻地冷笑道：“没有擎天玉虎，这一桌酒席就不敢摆呢！我倒没把自己瞧低，谁知道呢，别人可跟我不一样。”

那桌旁坐着的人说道：“老么醋劲又上来了。话不是这么说，咱们不要得罪朋友。倒是咱们几个人足能应付得来，料想李家未必真扎手。本来说好的咱们这趟来，是探道摸底。咱们当真把事全料理完了，计老二自然没说的，越快越麻利，他越喜欢。可是这一来，岂不把擎天玉虎得罪了？怎么不等他到，就动起手来呢？”

一人道：“哼，你还是怕擎天玉虎！”

那人答道：“谁怕谁呀？好汉抬不过一个理字去，你们明晚一定要办，我可恕不奉陪。我是一定要等擎天玉虎来了，才下手呢。”其中三个人齐声说道：“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！你别听老么的，他是瞎闹。”

几个人又乱讲究起来。这些人倒是一大半垂涎李映霞小姐的姿色，满口胡说一气。内中似乎有两个人，曾经目睹过李映霞小姐未及笄时的容貌，对着同伴信口形容得天花乱坠，口角流涎。其余的人连看都没看见过，也趁热闹，说猥亵话，打算这一回把事情办得了手，总要对李映霞如何如何。

肖承泽隔垣附耳，听了又听，越听越不入耳，非常气恼。这些人说的话越发邪污，索性把李府上的仆妇丫环也讲究起来了。肖承泽晓

得再听不出什么正经的来了，想着要把这几个人的相貌全都认清。隔壁的灯光沿着板隙，透到这边来。肖承泽用眼一寻，靠上边却有一个小洞，乃是板壁的本节。肖承泽悄悄搬来一个小凳，登上去，就着那个板洞向里边张望。翘足延颈，观看良久，费了很大的事，才把这几个人的面貌看清，却没有一个准认识的。

那个说话操庐州府口音的人，听腔口很耳熟，辨面貌也似曾相识，可是一时竟想不出来他叫什么，在哪里见过。那躺在床上的两个人，肖承泽怎么设法，也没有看见他们的长相。

这时候差不多二更天了。教头姚焕章饿得肚子直响，实在饿不起了，要自己先出去吃点东西。肖承泽这才随他一同出来，却喜没被隔壁听出动静。两个人一径来到店后院老把式场内，姚焕章忙着问肖承泽：“究竟如何，可是仇人？”肖承泽只是摇头。看他浑身的衣服，已都湿透了。这来的是仇人，已无可疑。

肖承泽把头上的汗拭了拭，坐在凳子上皱眉盘算。忽然站起来，从兵刃架子上拣了一把钢刀，便要立刻翻回黄家村去。姚焕章道：“不要忙，贤弟，无论怎样，你先吃饭。咱们得先有一个打算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你不要着急。”肖承泽非常焦灼，姚焕章催令伙计端了饭来。肖承泽已经食不下咽，把酒连喝了几大杯，仍要出城。

姚焕章道：“贤弟，你这样子和凶神一般，又拿着一把刀，一准出不了城。现在差不多快三更了，依我想，明早顶城门回去。这刀你也不用带，明天我教人给你送去。不只这把刀，别的兵刃也带几件。你现在打算怎么个主意？我看你最好劝李夫人带着小姐、少爷，先躲一躲。家中可以留下你，我再给你邀上几个人，再加上我，再加李府的听差，七个贼人想也抗得住。我们不但要防他行刺，还须防他害人不成，硬来放火。我们人多了，料想贼人也下不去手。就是那个叫擎天玉虎的来了，我看也不要紧。你可以把黄家村左右乡邻，都托一托，有个风声草动，也好教他们助助威。”

肖承泽道：“姚大哥，你说教李夫人们躲一躲，但是人家在此地乃是客居，可往哪里躲去呢？”姚焕章吃着饭，一听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，不由得也着起急来。忽然肖承泽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有了，柳林庄梅宅。……”姚焕章也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对呀，人家这里有亲友啊！到梅家躲一躲很好。”肖承泽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现在我已经饱了，我就回

去。就依你，我先不带兵刃。姚大哥，我可拜托你了，明天一清早，请你千万多邀朋友，多带兵刃，到李府值夜来。等到事后，我自然重谢。”姚焕章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谈不到谢字。”肖承泽匆匆地站起来就走。

时已近三更，姚焕章对肖承泽说：“这时候恐怕城门已经关了。”肖承泽摆摆手道：“走快点，也许叫得开。”放下单刀，取了一把匕首，大敞着衣襟，大洒步走出店门，直奔城关而去。果然到了城门前，那城门已经紧闭了。肖承泽把匕首藏在大衫底下，和守城门的逻卒对付了好半晌。无奈城门已经上了锁，不能再開。

肖承泽生了一肚子气，出了城洞，想一想，便要爬城墙。肖承泽学的武功，经那老更夫指点，竟很不弱。将大衫脱下来，搭在肩头，匕首插在绷腿上。施展壁虎游墙功，由城墙根僻静处，爬上墙头。他没有链子抓，只得脚登城砖缝，一步一步倒退着，溜下城墙。距地已近，望了望下面，冒险跳下去，却喜脚踏着实地。直起身来，急忙地迈步如飞，一路狂奔。一时，进了黄家村。忽见村口人影一闪，向肖承泽连连击掌，肖承泽吓了一身冷汗道：“坏了，误了！这一定是仇人的底线。”

肖承泽顿然大怒，一俯身，抽匕首刀上前，哑声低喝：“好大胆的贼！”一刀扎去。这一刀好象大出那人意外，急闪身，连声喝道：“来的是谁？”

肖承泽骂道：“太爷是你祖宗！好大胆的贼人，胆敢寻到这里来，往太岁头上动土！”恶狠狠又一刀刺去。此时贼人已听出口音来，猛然怒骂了一声，略一招架，回身就跑。

肖承泽直追出好远，猛然止步，暗想：“到底不知他是干什么的。”便大声吆喝，教那人止步，问那人是干什么的。那人跑得更快，一字也不回答。

肖承泽越发生气，拔步又追。追出几步，忽想不对劲：“我还是赶紧回去看看。”这才一翻身，又往回跑，跑不多远，又进了小村，来到李府借寓的民房之前，把长衫穿好，上前叫门。连叫了几声，老仆张升和护院的厨师马二提着灯，隔门缝大声喝问。问明白了，这才“哗啦”的一声把门开了。齐说道：“肖大爷这时候才回来？”

肖承泽道：“少爷睡了没有？”老仆道：“没有睡，太太、小姐全

没有睡，都等着你老呢。你老快进去吧，太太、小姐和少爷全哭了。”肖承泽这才放了心。急忙走到上房前，李步云公子正张惶失措地在门口探头呢。一见肖承泽，不由失声道：“肖大哥，你怎么才来？了不得啦，仇人寻来啦！”一把扯住肖承泽，偕入上房。上房灯光影里，李夫人、姑奶奶搂着李映霞，正在啼哭。

原来肖承泽进城之后，村中突然来了两个人，探听李宅。邻家虽曾受嘱守秘，可是乡下人不会扯谎，到底被来人套问准了地方。李公子焦盼肖承泽总未回来，很是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，忍不住到门口探头眺望。这一眺望，竟劈头遇见了一个对头。当年在庐州府，那个自称为牛文英的族侄牛八爷，此时改作乡下人打扮，正同着一个人，在李宅门前徘徊。

李步云公子大吃一惊，慌不迭地要想退避，哪里来得及？竟被这牛八爷看了个清清楚楚。李公子急忙撤身回来，把门掩上，吓得不知所措。过了半晌，自己不敢出去，教厨师马二把门缝拉开一点，向外巴头探看。那个牛八爷和那个同伴，正对着门口端详呢。厨师马二上前喝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牛八爷未及答话，那个同伴抢先说道：“找人的，你们这里有一位做过知府，姓李的李大人没有？”马二恶声答道：“没有。”“呼隆”的一声，把大门闩上，回去报告了李公子。李公子没了主意，竟跑到上房，对李夫人说了。李夫人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好？这些刁民也太狠毒了。你父亲生生教他们气死，怎么他们还不饶？”和李映霞小姐，母子三人惴惴担心，却一筹莫展。只得把仆人们叫来，告诉了他们，晚上要多加小心，又命老仆张升再到门口看看，那个牛八爷已经不见了。

谁想到掌灯时候，竟突然又有人砸门！仆人受了预嘱，不敢开门，只隔着门缝询问。那叫门的人竟说是送信的，从打徐州府来，是府台吴大人打发来，特地给济南府李建松李老大人禀安送礼的。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吴大人究竟是谁，仆人们自然不给开门。那来人又说：“我一路好找，刚才由打柳林庄，才扫听出准地方来。说是李老大人已经不在，可是真的么？我们敝上打发我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李老大人已经故去。”

马二莫明其妙，忙跑到上房禀报。李夫人止不住吃惊，只叫：“千万不要给他开门，听一听到底门外头是几个人，把门闩住了。”又道：

“万一真是找咱们的，问他有什么事，明天再来。”马二答应着，刚转身出去。李公子忙又叫住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就说这里没有做知府姓李的。”马二依言，出去答话了。

那门外的人发急嚷道：“我是大远地跑来的，找了好几天，好容易才找到。哥们费心吧，别嫌麻烦，给回一声吧。我从一清早直到这时候，没有住脚。哥们劳你驾，我们敝上跟府上不是外人，我们敝上是李老大人的门生。”马二听了，不禁问道：“你们贵上是哪一位？”

刚说到这里，李公子站在堂门听见了，很恼马二这话，分明露出马脚来了，忙叫老仆张升：“你快去答对，千万把他支走了。”老仆挨到门口，只听门外人说道：“我们敝上是辅庭吴大人，新近升了徐州府。因听说李老大人不得意，特地打发我来禀安问候，还有一封亲笔信和几色礼物。我来到这里，才听说老大人已经故去了。哥们费心给言语一声，不见太太，见少爷也一样。”

老仆张升听了这话，也犹豫起来，忙问道：“二哥你贵姓？我们这里没有姓李的。你稍候一候，我给你打听打听去。”忙进来对李公子说了，李夫人目视李公子道：“你父亲生前，倒是有这么一个门生，要不就开了门，叫进来问问。”

李公子凛然变色道：“这可使得，万一是仇人使诈语呢？……张升，你听这叫门的一共几个人，可是安徽口音么？”老仆道：“听动静好象只一个人，听口音倒是北边人。”李公子和李夫人竟不知怎样对付才好。还是老仆说道：“太太不用为难。人还在门口等着呢，依小人看，不管他是真是假，就教他明天白天再来好了。”李夫人点点头道：“你就这样说去。”

老仆出来，捏了一套话，把那叫门人支走。那个叫门的如何肯走？明明这里是李宅，可是不承认，既不承认，可又教明天来，这分明是支吾语，隔着门磨烦好久，方才走了。

这一来，李夫人母子越发心虚，提心吊胆，直挨到三更天，肖承泽方才回来。李公子忙将仇人找上门来的话，告诉了肖承泽。又问肖承泽进城打听的结果如何：“那住在鸿升栈打听我们的，到底是仇人，还是熟人？可是那吴辅庭打发来送礼传书的长随么？”

肖承泽见一桩一桩的事接踵而来，事情正是紧急万分，再不便隐瞒了。遂将自己在店中所窃听的，所偷窥的，略微说了说。李夫人、

李映霞小姐和那位寡妇姑奶奶，越发地慌做一团。李夫人叫着肖承泽的名字，哭诉道：“承泽贤侄，你看我们怎么好？那时候，废河案闹得满城风雨，人人劝你李老伯，我也劝他不要得罪阔家豪绅。他怏上气，一定要做清官，一定要铁面无私，摧强扶弱。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仇人还是不饶。我一个未亡人，死半截的了，恨不得跟了老爷去，也罢了。只可怜你大兄弟，他年纪还小，又是个书呆子。李家就只他这一条根，万一教仇人……万一有个好歹，我李家香烟就绝了。贤侄，你无论如何，也得救你兄弟一条性命。你想仇人来找，是来找谁呢？一定要斩草除根，毁灭我们云儿。……要不然，云儿你赶紧上你丈人家躲一躲吧。就教你肖大哥保着你走。”李映霞小姐玉容惨淡，秀目含泪，也哭着说：“哥哥，仇人一定找的是你，你趁早躲出去吧。”

李步云公子骤听母妹此言，心如刀割，忙说道：“母亲，这怎么行得？我躲了，走了，这里只剩下母亲、妹妹、姑母，三个妇女，叫儿子如何放心？万一仇人来了，母亲偌大年纪，妹妹又是没出阁的姑娘家，这万万使不得！”

母子三人想到难处，又抱头悲哭起来。肖承泽在旁听着，暗暗着急。他在店中听得分明，仇人的恶计并不是寻常复仇。对头李知府死了，加害对头之子李步云一个人，也就够厉害了。而他们不然，这一群匪徒对待李映霞小姐，生了更歹毒的心。现在第一个应该先躲避的，又不仅是李步云，尤其是李映霞一个深闺弱质，知府千金。仇人派来的这些东西简直是江湖上的败类，绿林中的无赖淫贼，其居心更不可测。来的人那么多，看其来意，决不止于行刺暗杀。但是这些话，怎么对李夫人母子说明呢？

肖承泽心中为难，左思右想，当着李小姐，不便开口。他又是个直脖子老虎，心中着急，看着李夫人一味哭泣，越发心乱。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对李夫人说道：“伯母先别哭，现在贼人不过刚到。趁他们刚到，我们及早想法子。尽只哭，一耽误了，后悔可就晚了。刚才伯母说，教大兄弟躲一躲，这倒很对。还有，大妹妹乃是一个没出阁的姑娘家，知府的千金小姐，更得保重。万一教贼人害得有个怎么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很是碍口，肖承泽忙改言道：“归总说起来，要躲最好全躲。现在夜已很深了，伯母和姑太太先定定心，趁这工夫先将细软东西收拾出来。赶明天，我先保护着伯母、姑太太、李大兄弟、大妹妹

四口，就近先到梅怡斋家里躲一躲。这里只留我看家。躲个十天半月，情形稍缓，再打别的主意。”

说着话肖承泽站起来道：“伯母千万不要尽往着急上想。我已邀来好些帮手，明早准到，都是会功夫的人，可以给咱们护院值更。伯母先收拾着；再不然，你老就歇息了吧，赶明早也来得及。我现在和大兄弟商量商量……大兄弟，咱哥俩到厢房仔细核计一下。”

于是肖承泽把李步云叫了出来，两个人密商。肖承泽这才将自己在店中所听来的话，对李公子如实说了。李公子格外吃惊，禁不得咬牙痛恨仇人歹毒，急忙问道：“肖大哥，你要实说，我并不害怕；你要瞒着我，我倒没法子防备意外了。究竟他们来了多少人？他们打算的什么坏主意？难道他们公然敢来打抢我映霞妹妹么？”

肖承泽忙道：“你别发急，我自然全都告诉你。”遂将仇家已经打发来七个人，听口气人数还没有到齐，以及他们意欲残毁李知府的尸体，戕害李公子，并且对李映霞存心不测的话，一一说了。

李公子口说不害怕，禁不住浑身打冷战。他抓着肖承泽，向他讨主意。肖承泽主张把李家母子四人，全送到梅宅暂住，这里给他摆一个空城计。至于李知府的灵柩，只可雇两个乡下人，先看守着。

肖承泽自以为这很是一个办法，他却忘了仇人找到黄花村，就不能找到柳林庄了？但柳林庄总是一个大村子，到底住户稠密些，这里却太空旷；梅家的房子又比较高，门户也严紧多了。除此以外，仓猝之间，也实在没有好法子。肖承泽打算明天就进城雇车去。李公子想：这一进城，又耽误一天。对肖承泽说：“明早可以就近向梅家借车去，离得近，晌午就可以走到了。”肖承泽摇手道：“这哪能白天走？要躲避仇人，自然是起五更，或者是趁天黑，教人看不见才好。我心里想，最好明天先知会梅怡斋一声，在起更以后，趁着人家看不见，悄悄一走才好。乡下人嘴不严密，教他们看见了，那就迟早会教仇人打听出来的。”

当时大致商定，时已四更。肖承泽到院外巡视了一遍，并没有任何响动，暂且稍为放心。在村口追跑了的那个人，看来也许是小毛贼。肖承泽性子粗疏，这一番打算本就煞费苦心。于是前后绕转，巡视完毕，回到厢房来，和衣而卧，那把匕首始终没有离开身。

转瞬天明，肖承泽要亲自去梅宅借车，但又怕教头姚焕章找的护

院人贸然来了。遂对李公子说了，打算教年轻厨师马二前去借车。转念一想，这又不止是借车的事。这是仇人寻踪已到，二番借寓避仇，要候到夜晚，才好悄悄坐车走。这些秘密的话，教一个下人去转达，李公子觉得不很妥当。后来还是李夫人想了一个法子，教肖承泽到村子外面看看，趁着大清早没有行人，李步云公子改了装扮，由马二陪着，先投到梅宅去，一来借车，二来说明此事。等到晚上，再教马二独自押着车回来。

肖承泽依照李夫人的话，急急出了村口，朝县城的来路，眺望了一回。清晨时候，只有乡下人进城的，没有城里人下乡的。肖承泽登高一望，旷然无人，很是放心。急急地走回来，便催李公子作速改装。李公子穿了一件旧小袄，戴一顶破帽子，把脸掩住，带着马二，投奔柳林庄而去。这也足有十几里路，够他走一会儿的。李步云在路上惴惴地怕遇见仇人。他没想到这一去，转眼间已弄得家破人亡，生离成了死别了！

这边家里，李夫人、李小姐和姑奶奶，忙着收拾细软。翻箱倒篋的，一找出李知府生前的貂裘狐褂，李夫人忍不住心酸落泪。想不到李建松一死，全家竟落到这步田地，成了有家难奔的人了。肖承泽对李夫人说：“只可带值钱的东西，其余物件千万不要多带，要一辆车连人带东西都装得下，还要看着不显形才好。”李夫人养尊处优惯了，有许多零碎东西，觉得缺一不可。草草地收拾着，已然装了两个箱子，四个衣包，两个网篮，还觉得东西不够用。

快到巳牌时分，那教头姚焕章竟率着四个徒弟，各带单刀花枪，跑来照应。人数多，没有骑驴，全是走来的，所以来得慢了，而且都没顾得吃饭。肖承泽把五个人让进来，吩咐仆妇备饭。姚焕章问肖承泽：“这里仇人来过了没有？”肖承泽点点头，又摇摇头道：“昨天来了，今天没有。”因又低声问姚焕章：“那七个人现时可在店房？”姚焕章道：“奇怪呢，他们今早全出去了，这里又没见着，莫非他们全走了？肖二弟，你到底认清那几个人的面貌没有？我们刚才来时，在路上也没碰见他们。”又道：“你们没有到村前村后打听一下么？”

肖承泽道：“今天一清早，我眺望了一回，一个眼生的人也没有看见。”姚焕章摇摇头道：“不是眺望的事，我问的是，你没跟邻近人家打听打听，可有外路人在本村借寓的没有？”肖承泽道：“哟，这一节

我没有想到。”站起来就要去打听，姚焕章最是能吃的，忙拦道：“别忙，咱们先吃饭。吃完饭大家都到近村打听打听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窝藏在近处。”

肖承泽知道姚焕章大酒大肉，好吃好喝，赶忙催着仆妇，把酒饭备上来。这五个乡下人见了酒肉，跟没了性命一样。肖承泽心头烦郁，只拿酒来消愁，白干酒喝了两三壶。然后把姚焕章留在家中，自己率领那四个壮丁，分别到各处巡视打听，却一点也没有打听出来，邻近各村并没有眼生的人借宿。前后转了一圈，只碰见一个乡下人，似乎眼生一点，此外毫无可疑。肖承泽折回李府上，那四个请来护院的也陆续到来，都说没有看见生人。

这时候，李夫人和姑奶奶已草草安排停当了。遂将仆妇丫环叫到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“要带着小姐到梅家住几天。你们好好看家，听肖大爷的话，不许到门口巴头闲看。”

谁想李夫人尽管这么说，做下人的内外都通气，早晓得主人是要躲避仇人。那个叫春红的丫环心里害怕，素常她是伺候太太，给太太捶腿的。这时忙抢过来说：“太太的水烟袋、槟榔荷包和梳头匣，还是交给我吧，春喜她不行。”李夫人说道：“这回我谁也不带，你们好好在家守着。”春红听了，脸上立刻带出害怕的神气来，忙偷偷找了小姐去，央求小姐把她带了去，别的女仆、使女们也都抢着要跟了去。李夫人一概不许，只把十三岁的丫头春喜，带在身边。这样一来，要走的可就是四口女眷了。只借一辆车，又有行李，又有网篮，如何容得下？

到未牌以后，风声忽紧，竟有四个壮汉到黄家村徘徊。李知府停放灵柩之所，也有人前往。是两个穿长袍的人，各拿着冥镪纸钱，说是来吊祭李知府。找着看灵柩的农民，打听这个，打听那个，盘桓很久才去。这农民已受肖承泽密嘱，容两人走后，忙分出一个人来，给肖承泽送信。肖承泽吃了一惊，忙问吊纸人的长相，自然是人样，这个看柩人竟说不出特点来。又问口音，回答说是南边人。问可是安徽庐州府的口音，还是湖北口音？这个看灵柩的山东侬子从来没有到过外边，听不出什么是皖语，什么是鄂音。

肖承泽赌气不问了，反正这两个吊纸的是奸细。肖承泽因此又加一番着急，看柩人如此笨法，简直没用，护灵之事可托咐何人呢？自

已救活的要紧，当然分不出身来照顾死的。忙与教头姚焕章商量，如今棺木虽是浮厝，却已用砖砌起来了，这怎好再起出来？起出来要想掩藏一具棺材，教人看不见，也是很难。肖承泽和姚焕章一时都蒙住了，竟束手无策。那请来的打手却想出一个好主意。叫肖承泽可以抓个工夫，把灵柩起出来，刨坑一埋，把土垫平了，便可躲过仇人眼目，不致被他们残毁了。

此计很好，肖承泽慌忙跑到上房，告诉了李夫人。又找来房东借了铁锹、木杠、绳子，赶到停柩之处，把看灵人支走。由肖承泽、姚焕章几个人，刨的刨，扛的扛，窥人不见，抬起来，找个隐蔽地方，掘个浅坑，埋在地下，将土垫平，又做了暗记。

这一桩事是办妥当了，肖承泽和姚焕章立刻赶回来。不想走到寓所门前，大门对过，一个石碌碡上，坐着两个男子，凶眉恶眼，直勾勾地注视李府。姚焕章忙对肖承泽打个招呼，急急退出村外，将各人手中拿的铁锹等物，都交给一个护院壮丁。教他绕村口过来，把这些扛抬刨掘之物寄放在别家，千万别教门前两个人看见。这门前两人定是仇人派来的探子，决无可疑。

姚焕章这一随机应变，竟使李知府的遗体得免暴露残毁的劫难。肖承泽等几个人错落走回来。肖承泽怒气勃勃，站在两人面前。这两人中的一个，正是昨夜窥店时所见的一人。肖承泽横目怒视。这两个人全是雄赳赳的，昂然坐在石墩上，也横目相盼，傲然不惧，面孔上带出轻侮冷峭的神色来。肖承泽突然厉声说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两个人把脸仰着，互相使过眼色，说道：“你管我是干什么的！我愿意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谁也管不着我。”肖承泽斥道：“我就管得着你！不许你在这里逗留，给我走开！”

这两个人，内有一个麻面大汉，就是名叫麻雷子的那个贼人。另外那一个生得毛头毛脸的，一脸野气，这个人也是江洋大盗，外号叫毛头鹰。两个人一听呼叱，突然站起身来。麻雷子拿出了耍赖的神气道：“走开？走开就走开，还要吃人不成！这里又不是皇宫内院，又不是阎王宝殿，怎的就不许人逗留？”回头来叫着同伴道：“歇够了么？走吧，人家撵了。你不知道这是人家包的地方么！”那同伴毛头鹰吐舌道：“喝，好厉害！想不到乡下地方，还有这么大的势派，别是知府老爷的公馆吧？我倒看不出来。”麻雷子哈哈笑道：“你可小瞧人，你怎的

就知道不是公馆？不是公馆，怎的会有二爷把门？”

肖承泽更忍不住，霍地扑上去，骂道：“好你个奸细，计松轩的走狗，敢到这里来撒野？二爷今天就要管管你！”“你”字没落声，右掌往麻雷子面前一晃，一领他的眼神，左拳往外一穿，“黑虎掏心”劈胸打去。这麻面大汉手底下也很明白，一晃头，右掌横着往下猛切肖承泽的脉门，口中却说：“怎么打人？”肖承泽一撤招，那毛头鹰从后面攻过来，突飞起一脚，照肖承泽腰上踢来。肖承泽“鹞子翻身”，身躯陡转。毛头鹰一脚踢空。肖承泽反扑到他面前，“猛虎伸腰”双掌齐出，砰的一声，双掌正击在毛头鹰的胸坎上。肖承泽是转身递掌，全身之力全运在两掌心，把毛头鹰打出数尺，倒跌在地上。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毛头鹰疼得龇牙咧嘴。这时候，麻雷子一个箭步，到了肖承泽的背后，奋力向肖承泽脑后击来。肖承泽突觉脑后生风，右脚忙往后一滑，身躯半转，右掌往上一拨，“摘星换斗”，扑地把麻雷子的腕子刁住。往左一带，喝一声：“倒！”麻雷子倒很听话，“扑通”，来了个嘴啃地，连门牙全磕破了，跳起来便走。

那教头姚焕章已然如飞赶到，大喝：“好野种，敢来撒野！”四个徒弟也从房后绕过来，要攒击二人。麻雷子和毛头鹰见不是路，两人拨头便跑，恰被四个徒弟挡住。肖承泽大叫：“截住他，这两个小子是奸细！”四个徒弟怪叫一声，挥拳挡路。麻雷子、毛头鹰并肩急往前冲。这才看出人的武功各有深浅。麻雷子二人敌不过肖承泽，却敌得过四个徒弟，三拳两脚，被他打开一条路，冲逃出去；四个徒弟反被打倒两个。

肖承泽哪里肯饶，飞步急追下去。教头姚焕章连忙叫住，恐怕歹人在前面有埋伏，使的是调虎离山计。一叠声吆呼，肖承泽这才止步，与姚焕章四个徒弟，含怒回宅。叫老仆来问时，才晓得麻雷子二人只在门口徘徊了半晌，并没有叫门。

这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办正事要紧。肖承泽见了李夫人，具说已将李知府的灵柩埋藏，催促仆妇提早打点晚饭。肖承泽预备要走，把姚焕章和四个护院徒弟都拜托了。老仆张升惴惴地密对肖承泽说：“这位姚教头是你的老朋友。这四位年轻小伙子，可跟你认识么？你老陪着太太小姐走了，这里又只剩下我们了！万一这四位有一点不地道……这个沉重可不小，你老请想想。”

肖承泽闻听一怔，可不是，这四位年轻人被邀来护院坐夜的，名目上是姚焕章的徒弟，不过和自己曾经在鸿升栈把式场中，一块练过武罢了，一点交情也没有，更不知道他们的底细。肖承泽有点后悔了。怔了一会儿，对老仆张升说：“没有错。你放心，这都不是外人。我的朋友，错不了。”口中这样说，心里却打鼓，悄悄地对姚焕章，把自己担的沉重说了，因问道：“这四位都是朋友，可靠得住么？这不是我多心，因为，因为……”教头姚焕章怫然红了脸道：“老弟你说这个话，倒也有理。他们虽说是我的徒弟，可是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他们呢？要不然，就趁着天还没黑，打发他们哥四个回去吧！”

姚焕章显然是有点恼了，一时仗义多事，代人邀来护院的帮手，却忘了这里头担着很大的沉重。真是多管闲事，多生闲气，姚焕章自己也要告辞。肖承泽连忙赔笑道：“姚大哥，你可别怪罪！小弟太口直，我不过闲问一句，不知道这四位和大哥是怎么个交情。交情厚，不用说了；交情要是浅，人家帮忙，咱们要好好地酬谢人家。”

肖承泽恳切地敷衍了一阵，姚焕章方才不说走了，然后才告诉肖承泽：“这四位都是咱们本街上的人，管保没错。老弟你就疑人莫用，用人莫疑好了。出了错找我，你只管护送李太太去，看家的事全交给我，看我姓姚的够朋友不够。”

肖承泽这才放了心。他从来有个傻人缘，没有得罪过人。这回真是头一次，心中不由格外添烦。与姚焕章痛饮了一阵，转瞬天黑，肖承泽忙换上短装，带好兵刃，预备随车护送。姚焕章便吩咐邀来的护院，分前后夜，两个人一班，就在下房坐夜，不时要出来遛看遛看。姚焕章跟老仆张升喝茶闲谈，叫老仆守上半夜，姚焕章自己守下半夜，仿佛布置得很有条理，那样子也非常尽心。

到定更以后，只听外面车声辘辘，肖承泽道：“别是车来了吧？时候早点。”果然这车到李府门前停住了，只听外面有人叩门。肖承泽忙亲自去应门，叫门的果然是青年厨师马二。他和一个乡下赶车的，押着一辆车来了。一看这车，不由皱眉，原来没有借着轿车，是一辆笨重的大板车，带着席篷。肖承泽略问了马二几句话，知道李步云公子已平安到了梅宅，他还想折回来，亲接母妹，已被梅怡斋劝住了。

肖承泽放了心，忙到上房，见了李夫人，请他收拾上车。四位女眷，许多东西，一车装不下，只好分两趟走。拿这一辆车倒换着，这

必得早走。肖承泽最担心在店中听来的那些闲话，请李夫人带李映霞小姐先行，自己押送；然后姑奶奶和那小丫环做为下趟走。

只是这姑奶奶乃是一个寡妇，无儿无女，寓居在府上，生来有个小性儿。这一回教她末一趟走，仿佛把她看成女仆似的。姑奶奶脸上带出不悦之色，把身子坐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我走不走的不吃紧，我给你们看家吧。”李夫人心忙意乱，倒没理会。李映霞小姐早看出来，慌忙让母亲陪姑奶奶先行，她自己随后走不要紧，有丫环陪伴着呢。李夫人摇手道：“霞儿，你快上车吧。这不是闹着玩的，还你谦我让的！二姑带着霞儿先走，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，我末趟走。”肖承泽道：“依我说，大妹妹应该先走；姑奶奶带着大妹妹走也好。”但是这寡妇奶奶口中尽说不走的话，李夫人又不放心把女儿离开自己，遂决然对肖承泽说：“我娘俩后走，姑奶奶先行一步也好，我可以趁空多安排安排。”

这边还是你推我让着，肖承泽发急道：“不管谁走，赶快上车吧，咱们今晚上还要赶两趟呢！”吩咐丫环快来搀姑奶奶，这才把闹小性的姑奶奶搀上了车，小丫环也跟着上了车。人已坐定，把衣包箱子系在车后，又装了两个包袱，肖承泽跨上车沿，吩咐车把式快走。鞭子一摇，马蹄移动，这辆篷车才开走，那老仆和姚焕章赶紧把大门关上。

由黄家村往柳林庄，不过十几里路。大车走起来，颠簸得很厉害，姑奶奶搂住了小丫环，被车颠得两人直碰头，却幸路上没出闪错。到了柳林庄，车停在梅宅前，叫开门，从里面走出来梅大爷和梅奶奶，李步云也出来了，满以为李映霞先来，不想是姑奶奶。李步云道：“我母亲和妹妹呢？”肖承泽道：“下趟车来，我这就接去。”姑奶奶看见李步云道：“你娘非教我先来。”梅奶奶忙将姑奶奶让到内宅。

肖承泽慌忙催着开车，立刻往回翻。这空车狂颠着，往黄家村走。肖承泽嫌车慢，将鞭子抢过来，“啪啪”地一阵乱打，车象飞似地乱撞。幸喜有月光，才不致翻了车。一路狂奔，将近黄家村口，忽闻村后群犬狂吠，肖承泽心中一动，急忙驰车来到李府门前，陡见街门大开。

肖承泽吃了一惊，一窜下车，抽刀迈步往门内闯。抢到内院，厢房下房灯光射窗，却都门扇大开。肖承泽一阵酥软，觉得兆头不对，急扑奔上房。上房突窜出一个人来，和肖承泽险些撞个满怀。急看时，正是那个教头姚焕章。姚教头一见肖承泽，大叫道：“坏了，仇人大伙